

鹿門子
省心錄
樂城先生遺言
晁氏客語
西疇老人常言
樵談



11932

鹿

門

子

皮目休 著

中華

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鹿 門 子（及其他五種）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

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鹿門子

隱書凡六十篇

唐 皮日休

醉士隱於鹿門。不醉則游。不游則息。息於道。思其所未至。息於文。慙其所未周。故復草隱書焉。嗚呼。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。意在斯乎。

或曰。仲尼修春秋。紀災異。近乎怪。言虎賁之勇。近乎力。行衰國之政。近乎亂。立祠祭之禮。近乎神。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。奚有不語之義也。曰。夫山鳴鬼哭。天裂地折。怪甚也。聖人謂一君之暴。災挺天地。故諱耳。然後世之君。猶有窮凶以召災。極暴以示異者矣。夫桀紂之君。握鉤伸鉞。撫梁易柱。手格熊羆。走及虎兕。力甚也。聖人隱而不言。懼尚力以虐物。貪勇而喪生。然後世之君。猶有喜角觝而忘政。受拔拒而過賢者。寒浞竊室。子頑通母。亂甚也。聖人隱而不言。懼來世之君。爲蛇豕。民爲淫賊。然後世之君。猶有易內以亂國。通室以亂邦者。夏啓畜乘龍。周穆譙瑤池。神甚也。聖人隱而不言。懼來世之君。以幻化致其物。以左道成其樂。後世之君。猶有黷封禪以求生。恣祠祀以所欲者。嗚呼。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。行一行爲來世軌。豈容易而傳哉。當仲尼之時。苟語怪力亂神也。吾恐後世之君。怪者不在於妖祥。而在於政教也。力者不在於角觝。而在於侵凌也。亂者不在於衽席。而在於天下也。神者不在於機鬼。而在於宗廟也。若然

者。其道也。豈多歧哉。

民之性多暴。聖人導之以其仁。民性多逆。聖人導之以其義。民性多縱。聖人導之以其禮。民性多愚。聖人導之以其智。民性多妄。聖人導之以其信。若然者。聖人導之以天下。賢人導之於國。衆人導之於家。後之人反導爲取。反取爲奪。故取天下以仁。得天下而不仁矣。取國以義。得國而不義矣。取名位以禮。得名位而不禮矣。取權勢以智。得權勢而不智矣。取朋友以信。得朋友而不信矣。堯舜導而得也。非取也。得之而仁。殷周取而得也。得之亦仁。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。行仁義禮智者。皆奪而得者也。悲夫。

文學之於人也。譬乎藥。善服有濟。不善服反爲害。

或曰。聖人見一善。必汲汲慕之。夫丹朱。商均。雖曰不肖。豈便毒於豺虎哉。何其嗣之遠也。且善足以保身。不足以保天下。噫。丹朱。商均。苟非堯舜之子。一身且不保。況天下哉。

毀人者自毀之。譽人者自譽之。夫毀人者人亦毀之。不曰自毀乎。譽人者人亦譽之。不曰自譽乎。

或曰。神農牛首。蜚仲鳥身。信乎哉。曰。非形也。象也。夫鳥羊。縶綸。尙猶類人。況聖賢也哉。

或曰。夏禹爲黃熊。信乎哉。曰。非也。感也。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。姜嫄履大跡而產稷。是也。當禹之母。夢熊而生耳。不然者。禹誠是熊。吾以聖人爲罔象也。

或曰。孟子云。予何人也。舜何人也。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。曰。聖人。天也。非修而至者也。夫知道然後能修。能修然後能聖。且堯爲唐侯。二十而德盛。舜爲鰥民。二十以孝聞。焉在乎修哉。后稷之戲。必以藪殖。仲尼

之戲。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。蓋修而至者。顏子也。孟軻也。若聖人者。天資也。非修而至也。窮山人盡行也。大江人盡涉也。然而不幸者。有遇虎兇之暴。蛟龍之患者矣。豈以是而止者哉。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。繼其踵者。惟恐其行之不速也。今之士爲名與勢。苟刑禍及流竄。至是監刀鋸者。必名人司流竄者。必勢士。繼其踵者。惟恐其位之不遠也。嗚呼。名與勢然也。吾患其內虎兇乎。蛟龍乎。是天不爲人幸也。非人也。其或披林逐虎兇。入水嬰蛟龍。遇其患也。是人不爲天幸也。非天也。若是以遇禍。則終身所爲。心之駟僇焉。君子不爲其所不爲。小人爲其所不爲。

可以威而不威。可以殺而不殺。難也。

潔者不觀其窮。觀其富也。慎者不觀其危。觀其勢也。苟當窮能潔。當危能慎。戒也。非真也。古之官人也。以天下爲己累。故己憂之。今之官人也。以己爲天下累。故人憂之。今道有赤子。將爲牛馬所踐。見之者無問賢不肖。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。至夫國有弱君。室有色婦。有謀其國。欲其室者。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。噫。是復何心哉。

孟子曰。伯夷隘。柳下惠不恭。伊尹五就湯。五就桀。皮子探廉於伯夷。廉於天下。不爲隘矣。擇和於下惠。和於天下。不爲不恭矣。取志於伊尹。志於天下。不爲不大矣。

天有造化。聖人以教化裨之。地有生育。聖人以養育裨之。四時有信。聖人以誠信裨之。兩曜有明。聖人以文明裨之。噫。裨於天地者。何獨聖人。雖禽獸昆蟲雲物。亦不能自順其化。麟鳳裨於祥瑞也。蛟龍裨於潤

澤也。昆蟲裨於地氣也。雲物裨於天候也。而況於聖人乎。況於鬼神乎。故紆大君之組綬。食生人之膏血。苟不仁而位。是不裨於祿食也。況能裨於天地乎。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。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。舟之有柂。猶人之有道也。柂不安也。舟之行。匪柂不進。是不安而安也。人之行也。猶舟之有柂。匪道不行。是不行而行也。夫秦失柂於項。項遺柂於漢。是聖人之道。不安其所安。小人之道。安其所不安也。

伊尹之道。一介不以與人。一介不以取諸人。吾得志弗爲也。與之以道。取之以道。天下可也。況一介哉。伊尹之道。近乎執。吾去執而取廉者也。伯夷弗仕非君。弗治非民。治則進。亂則退。吾得志弗爲也。不仕非君。孰行其道。不治非民。孰急天下。以非君乎。湯不當事桀。文王不當事紂也。以非民乎。桀民不赴殷。紂士不歸周矣。故伯夷之道過乎高。吾去高而取介者也。

柳下惠可事非君。可使非民。與惡人言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。爾焉能浼我哉。吾得志弗爲也。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。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。柳下惠之道過乎濶。吾去濶而取辯者也。

於戲。黃巷之內。聖賢者皆在焉。慕而不可及。愛而不可必。鬱鬱於厲夫。至乎是者。爲心乎。爲身乎。心則勞。身則憊。嗚呼。道果不在於自用。

古之奢也。吾不奢。古之儉也。吾不儉。適管晏之中。或可矣。噫。古之奢也。僭。今之奢也。濫。古之儉也。性。今之儉也。名。

學而廢者。不若不學而廢者。學而廢者。特學而有驕。驕必辱。不學而廢者。愧己而自卑。卑則全。勇多於人。

謂之暴。才多於德。謂之妖。

小善亂德。小才耗道。

以有善而不進。以有才而不修。孔門之徒恥也。

古之隱也。志在其中。今之隱也。爵在其中。

吏不與紆罔期。而紆罔自至。賈豎不與不仁期。而不仁自至。嗚呼。吏非被重刑。不知紆罔之喪已。賈豎非遭極禍。不知不仁之害躬也。夫易化而善者。齊民也。唯吏與賈豎難哉。

人之肆其志者。其如後患何。

聖人能與人道。不能與人志。

嗚呼。才望顯於時者。殆哉。一君子愛之。百小人妬之。一愛固不勝於百妬。其爲進也難。

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。具君也。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。具臣也。

造父善御。不能御驚駘。公輸善匠。不能匠散木。吾知夫不教之民也。豈易御而易匠者哉。陽貨者。仲尼之驚駘也。牙卿者。仲尼之散木也。

或曰。子之道。有以邁千人。子之貌。固不足加於衆。噫。何哉。曰。亦何異哉。伊臯亦人矣。孔顏亦人耳。不思而立言。不知而定交。吾其憚也。

知道而不行。知賢而不舉。甚乎穿窬也。夫盜也者。不能盡一室。如不行道。足以喪身。不舉賢。足以亡國。

金貝珠璣。非能言而利物者也。至夫有國者。寶之甚乎賢。惜之過乎聖。如失道而有亂國。且輸人。況夫金貝珠璣哉。

聖人行道而守法。賢人行法而守道。衆人侮道而貨法。古之決獄。得民情也哀。今之決獄。得民情也喜。哀之也哀。其化之不行。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。周公爲天子。下白屋之士。今觀於一命之士。接白屋之士。斯禮遂亡。悲夫。

幸君之急而見懲。紕己之讎而爲直。因躬不好者而爲廉。因人不樂者以爲正。大人不由也。

聖人之道。猶坦途。諸子之道。猶斜逕。坦途無不之也。斜逕亦無不之也。然適坦途者有津梁。之斜逕者苦荆棘。

三王之世。民知生而不知化。五帝之世。民知化而不知德。

毀人者失其直。譽人者失其實。近於鄉原之人哉。

憚勢而交人。勢劣而交道息。希利而友人。利薄而友道退。明君善全臣者不狎。哲士善全友者不暱。

或曰。我善治苑囿。我善視禽獸。我善用兵。我善聚賦。古之謂賊民。今之所謂賊臣。

好妨能害稼。不能害人。奸邪善害人。害稼者有時而稔。是不害也。雖有祝鮀之佞。宋朝之美。其害人也。可勝道哉。

或問君子之道。何如則可以常行矣。曰。去四蔽。用四正。則可以常行矣。曰。何以言之。見賢不能親。聞義不

能伏。當亂不能正。當利不能節。此之謂四蔽。道不正。不言。禮不正。不行。文不正。不修。人不正。不見。此之謂四正。鸛鷩不常見。君子慕焉。鸛鷩常見。小人捕焉。噫。君子之出處。亦猶夫鸛鷩而已矣。

不位而尊者曰道。不貨而富者曰文。噫。吾將謂得時乎。尊而驕者不爲矣。吾將謂失時乎。富而安者吾爲矣。

或曰。將處乎世。如何則可以免乎謗。曰。去六邪。用四尊。則可矣。曰。何以言。曰。諫未深而謗。君交未至而責。友居未安而罪。國家不儉而罪。歲道不高而凌貴。志不定而羨富。此之謂六邪也。自尊其道。堯舜不得而卑也。自尊其親。天下不得而細也。自尊其己。孩孺不得而娛也。自尊其志。刀鋸不得而威也。此之謂四尊也。

愛雖至而不媒。讐已危而不擠。勢方盛而知足。利正中而識已。豈小人之能哉。

以儉而獲罪。猶遠乎奢。以退而遇謗。尙愈乎進。弓箕之家。生子而捨乎弓箕。陶旋之家。生子而捨乎陶旋。噫。吾之道。猶弓旌陶旋乎。

自漢至今。民產半入乎公者。其惟桑弘羊。孔僅乎。衛青。霍去病乎。設遇聖天子。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。衛霍不過乎士伍。

古之殺人也怒。今之殺人也笑。

古之用賢也爲國。今之用賢也爲家。

古之酬幣也爲酒。今之酬幣也爲人。

古之置吏也。將以逐盜。今之置吏也。將以爲盜。

或曰。楊墨有道乎。曰。噫。錢格籛皆有道也。何啻乎楊墨哉。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。其一夫之族耳。

